



紫栢老人集卷之五

憨山德清閱

法語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取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

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
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
然追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
陽有匡石子者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構長松館於
此有年數矣徒厥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
聲雜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
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
心乎哉憨憨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
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
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
塵既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
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
理治情如春消冰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
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
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
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

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木者哉火性旣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今觸事不能眞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亡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今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慙慙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

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
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
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派而上之何物非性
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
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感知克生
生聞生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
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
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
然筏與翼皆屬於木木生于土由是而觀是見土不
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于此者故能不筏而浮
滄海不翼而履大空

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
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
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
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游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
野馬奔于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

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
得其所用而不棄則君子聞道奚益于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
爲之于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
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卽動起照爲昏媒起爲
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
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
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于無欲嘻唯
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
于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
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
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
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
可以藥天下之病

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
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卽不
明聲卽無聲情卽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

紫柏老人集 五
唯自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

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人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參之參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參之豈真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爲真鳥也殊不知

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况有人人
既不有則盡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
真隨忘若然者何真何假

芻狗未陳錦綉飾焉既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
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
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
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
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
欲卽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

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
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
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
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
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
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天下何事故垂衣
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空形毛能容之况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為境或以無為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為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為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則無身之所以然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

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形何所從無形離有形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無所清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畧也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無心豈有耳哉無心無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欲者乃身重於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無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

無所勞

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於上俗成於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辯則失真死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于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今無兮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屢常遷於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面喜悅未常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于喜悅者存焉人能知

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儉已者雖溫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無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

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為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為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于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矜嶢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驅雲雲雖無心茫茫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辭乃過壯之耳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界無好醜好醜起于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

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真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真殊不知真與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者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

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日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况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

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于臨而病于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卽易之未畫發而皆中節卽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噐噐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噐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

也豈待必得萬鐘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嘆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于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飮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燄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紫柏老人集
一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生死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

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
獨出此眉山之言也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
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
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
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
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卽
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
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

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
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畧其始之說行
則薰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
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
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
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
知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
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

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况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
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
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
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
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
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
見何別嘻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
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

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
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
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
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卽覺也圭山曰統衆
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
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
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
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卽一兮一卽三兮三卽一三何所有一卽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啞我輒捫死之殊不知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與人何異以爲秒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

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
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
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
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
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卽
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
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
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旣喜則終不能怒旣怒則終不能喜以
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
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
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
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
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
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
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
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

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能善觀一微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

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
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
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
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
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
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
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
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
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

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
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
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
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
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
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
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
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雞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盡花香盡鳥鳴乎

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熟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卽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旣春雪撲窓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

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
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
不忘豈真覺也耶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
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
在口而搖于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旣爲入妙
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
踵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
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
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旣不
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
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
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心奚用藐爲彼
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藐之
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
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
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豈趨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托根于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富貴貧賤乎

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卽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甕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永生微響則水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

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
發心大士卽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
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
冰之初泮則知復冰不久焉果徹因源蓋冰離水無
體故也噫冰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
離冰無水離水無冰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
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
無所有有因境有鳴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
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

身四蘊觀心而入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
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
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入者猶未滌除
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
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
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
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
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
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
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

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

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沂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藥服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藥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

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強遂其志也或有沒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

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戰之帥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遇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天地大便能包容得萬物虛空大便包得天地我本來真心大便包得虛空師又說大端人不能容物無他爲物障礙但自昧了真心便自小了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

△大覺真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便有
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于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
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不昧心而已然此心
雖在日用之中衆人不知不知卽是無明無明者謂
真心本有而反不知昧心而有虛空世界却膠固不
舍

三界裡頭總是一塊情大家在情裏要說超情之言
如達磨遭六毒南岳思禪師遭十餘毒蓋二老說話
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
處于情中而率性用乎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

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
便宜

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
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
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查考不出真
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
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
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孰爲意孰爲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意意外本無象無象則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存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卽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閑勞動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箏起如風在風箏裡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旣與裏外無異自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所以方生方死之間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畫推至于筆由筆

推至于手由手推至于心由心推至于無我而靈者
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
窮則外不能獨立內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
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
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
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
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
雜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
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

屈伸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
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淫欲斷淫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
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
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
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
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
父母交媾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
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

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自他之身既破且道將何物爲能所淫欲之具哉若如此推究未能識破自身當次觀父母交姤時母心先動耶父心先動耶父母心一齊動耶父母心不動耶父母心不動兩俱無心無心則無我無我誰生淫欲父母心齊動齊則一一則亦無能所淫心亦不能動父母先後淫心動先不是後後不是先本不相待淫心亦無動此以理推也非情計也又父母交姤時我無淫心身因亦無我有淫心父母不交姤身緣亦無須因與緣三者合方有身如三者合而果有身者則父分多少母分

多少我分多少如是往復多少推之推來推去推去推來推到情枯智訖處則是身是有是無不待問人而自知矣知則明明則不惑不惑則西施子都皆我得無欲之前茅也又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昧者情也性變而爲情性無邊際情亦無邊際情復而全性情無邊際性亦無邊際如水廣水多冰厚水深也

學問不多頭腦不過窮靈極數而已窮靈則無我而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昧我矣以數不能昧我所以一爲多多爲一在我而不在數也如形骸假五行而成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

骸敗而不死可以爲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不然主反爲奴奴反爲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不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靈性也數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未有能極數而不能窮靈者設有窮靈而不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不能窮靈地仙是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者非靈乎萬象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知其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無波舍流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于審情與心心與性忽

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情性則應物不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卽心也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卽情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無應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形容之至其真處大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叅須寔叅悟須寔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光潔明淨不惟削鐵如泥亦可以照人妍醜削鐵如泥非利乎照人妍醜非明乎利而明非天下至寶乎

我心決斷是非利于庫刀照物妍醜明如秦鏡如見
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
無物眼前無欲胸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虛眼前無
欲則眼可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復探策得五數師曰夫五者無我之數也無我而數
數而無我得非窮靈而極數極數而窮靈哉何者如
四方纔定則中央定中央定則四方定未始有先中
央而後有四方先四方而後有中央者也由是觀之
不惟中央無我四方亦無我但衆人昏而不察理蔽
于情謂四方自四方中央自中央殊不知外四方而

本中央外中央而求四方得非索龜之毛求兔之角
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故金木水火若有
我則不必攬土而成體土若有我亦不能爲四行之
資所以土不自土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爲
土所寄如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
可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爲中
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爲四方噫知此說者
則一理散爲萬事萬事會歸一理譬如鏡中見眉目
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
中四四事也所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冰

無水外水無冰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紫
栢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任闡。我偏得清閒，逆
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混不得。似乎有我，然合四者而爲身。
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能復還四大身。
若終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有生無死矣。又堅濕暖
動，如四方中央如身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
則四方亦不有。外堅濕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
濕暖動亦不有。學者于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
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欲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
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
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
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
身也。夫法身者，千古一瞬，萬劫一息，豈但三世一身
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密示未嘗死之機
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
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清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
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

現前則不喜心生如喜心是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他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人要在是非患難裏滾得過是非患難裏滾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真金須火煅好人須境煉

顏子隳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妄心空則真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曩謨義文

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爲長者不辯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旨旣曰事事無礙卽以梵語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常爲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語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吝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

欲淺而天機深者象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
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
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
心宗于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
經至于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綜萬態若老于文字
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爲萬物
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
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卽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卽象
先之機謂之一機則象先不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
後之機外象先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
象先象後之異也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拄杖
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
點頭師說芭蕉拄杖子身之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
累心無累則明明則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
以爲拂拂可以爲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
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栢則不然芭蕉杖子卽
龜毛生殺縱橫意氣豪是聖是凡魂膽喪薰風吹落
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栢有何短處若

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栢只知天經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圈櫃出饒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栢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睜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

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

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冰也水則融通冰則窒礙既窒礙不是融通謂冰即水可乎然離水無冰謂冰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旨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有心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冰以諸法外真常而不能自建故知冰可復水也又有我而昧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昧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已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外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

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
生染習，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
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
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冰，寒過則冰還復，水性變而爲情，情盛
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
習勢力漸自損減，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
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
非慚媿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

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或
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
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飲之水，所食熟物，所能
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
也。然未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
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衆人封于情計，不能以
理折情，所以執身之習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
人以身累心，以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
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
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爲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

此身始本不爲我有終亦不爲我有則中間所有者
又豈我之有耶聖人當有此身之時卽不有其有故
至于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卽以
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怖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
點靈明凝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于其所借
者而不累于其所未亂者况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
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大爲身死而
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
然未知六塵緣影爲心所以然之故本末四大縱件
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已則終成兩極如能
究徹緣影之心則靈明始凝又靈明凝定亦有淺深
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
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叅水則漓醪叅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
恠者爲恠謂恠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捏
恠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梟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
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道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
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

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仁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
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智
而道之以義縱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
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鯀治水道之如
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竟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
本暴而道之以仁吾知聖人復生其道難行矣大都
習可以治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世以之爲勇非勇也能以
至公之理折隱私之情勝而弗敗者是爲勇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
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
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
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卽欲活之之心耳微涉
可欲瞥然失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夫技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
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
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清水空之與色屈之與
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觀則二惑浩然反而推

之則三德宛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
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
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卽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
乎生于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綿然無間堅然痛究至
于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可植越着精彩如饑狗
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
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命斷始不疑空不異色
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拚
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
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馮如何耳故馮於十惡則泥犁
見焉馮於慳貪則餓鬼見焉馮於愚癡則畜生見焉
馮于五戒則見之人馮于十善則見之天馮於四諦
則聲聞道成馮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馮於六度
則菩薩慈弘馮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馮於六
經則謂之儒馮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馮於刑
名孫武馮于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
三者推其所馮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爲
萬物之靈如所馮果善則克聖奚難哉而韓非孫武
旣爲人矣不幸而所馮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

犁以爲園觀長劫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救德教之不備兵乃戮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旣不可以籠罩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耀皆不能免其患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噫恃潔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耀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真乎果真知乎非真蹈其闢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旱極則水至澇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水
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
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爲之于未有一爲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
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夫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
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人不患之故患
患之耳今有人于此雖未能卽去其招知招爲患之
媒以其知之媒日疎矣予是知疎媒者雖未齊聖聖
由是始也

夫惺之與夢晝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
在人則謂之惺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
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
之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口門吐矣又豈
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真悲者無聲真親者無情
故聲容情生則天地大而我細矣

夫榮者夢辱富者夢盜饑者夢食渴者夢飲勇者夢
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
雲物以其所嗜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達此

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
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尚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恠耳問者
聞余言以爲給而不信是不知圖大事者慮必遠行
遠道者輜必重布袋和尚與雙林傳大士皆彌勒化
身也此老爲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宮事非細矣若
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
若深告我者也苦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
示之予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傳大士制藏輪布袋和
尚以笑面對人蓋慮娑婆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

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
愚癡衆生多瞋愚癡則聞法無益多瞋則行慈不普
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慮成佛何爲乎且衆生以
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
則瞋故寄廣長舌于輪藏結歡喜緣于笑面也若然
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
者手摸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
口毀皆於輪藏培般若因此旣培之彼則成之故布
袋之笑乃英雄之賣愁也傳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
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

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尚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予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閻大夫以愁得道也至于仲由結纓而死死非真死飛廉之與惡來非真死可乎

窓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窓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爲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窓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着鬼至于黎明日上躬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嗚

呼窓間之影夜見之卽疑爲鬼晝見之則不以爲鬼影非有二見者一人何自起自倒若是乎夫十方依正三世猶窓間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爲有二乘見之以爲空菩薩見之以爲心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已有過旣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已有過矣久之但知已有過不知人有過矣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不清之水自清也譬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乎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
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
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
者處五濁而清泠雖然四者卽心之有乎離心之有
乎離卽之有乎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
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
覺之爲害也若是況不覺乎

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
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况愚而得智智
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仰食者
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千人
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
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
法財能博濟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
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
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
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恩寧有盡哉故仰食
于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旣不能資生豈能資

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于人然後可生也
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貴之也非賤之也故古
人罵義學之徒謂之奴兒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
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
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說也路也殊不知有說則有聲有路則可
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
真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

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真吾以心生者不
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犯淫病而不能治至于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
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
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尙不知將何生淫淫尙不
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
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減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
病者龜之毛兔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參究趙州庭前栢樹子話頭有年矣亦嘗自謂
有所悟一日叩之子參庭前栢樹子話旣無義路則

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也耶

吾嘗於喜怒哀樂四者之間尋其頭目果是何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乎又正喜時則怒安在正怒時則喜安在正哀時則樂安在正樂時則哀安在朝尋之暮尋之日尋之月尋之年尋之積年尋之一旦得其頭面始知喜時非人怒時非人哀時非人樂時非人皆我也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自尋之俱非人也雖然乃已發之伎倆耳如未發之時則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

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不言奚不可哉聲之與色果障道乎采不障道乎說者以爲聰明鑿而真知喪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道乎此既不障則艷姬清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惡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誣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畫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領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或者以爲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白

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爲苦樂之因苦樂爲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汲井輪循環無始忽憎忽愛忽憎憎愛忽窮現平受容忽攫逆順受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月昭然此受不可以無功而遣不可以有功而驅無功則受豈自空有功則反資受地反復推尋理無所出若然

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衆生絕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何益

天道憫疎畧人道貴周密疎畧者于人則不競於時則失利周密者于人則善競于時則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于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必無益于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

毛道凡夫初無見諦于諸逆順憎愛無常或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真離波求水未之有焉故曰迷悟真妄如臂屈

伸本無背面若悟者妄卽真也迷者真卽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臂也能真能妄者心也故知臂者不可以屈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爲淨之資矣於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爲染之隙矣故曰境無染淨惟精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靜推兩者之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爲師矣

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爲無殊不知富貴貧賤既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哉

吾賦性剛褊人少有逆之則勃然不悅然而事過卽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春也見下而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况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

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

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爾况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轉本來廓如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卽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儆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曰惟心虛者能受善故天地雖大虛能包之虛則久長令名之無窮宜矣

善惡無常愛憎無住故衆人可以希賢賢人可以希聖喜可以爲怒怒可以爲喜如四者有常則聖人設教益天下之愚矣

羅籠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

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卽自知自心猶已眼觀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卽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爲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氷一朝燻動卽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昏於大道不敢企焉殊不知鱗虫可以爲龍羽虫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清濁無主勤勤于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卽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卽心而求則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清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昏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旣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熏之矣况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罔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舉着便淆訛且道病根在恁麼處叅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闕江湖不爲車馬而

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
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
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則萬物焦心故天不爲盜者
之惡明而廢日月地不爲行者之惡險而塞江湖仲
尼不爲桓魋之疾賢而避是非也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毀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
行非毀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
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覩桃花而識
心豈旣死之豬無知之木賢于吾者耶

介然有知召毀之始廓然無我縱毀誰知無知而知
不昧是非此可毀乎不可毀乎

或曰牛頭融公未見四祖時則百鳥銜花天人獻供
旣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曰鬼神敬德而
不知道知道則孰非聖人何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
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
益也故知水卽水者水非有也知水卽水者水非有
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水非有則事不礙理事不礙
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
勞不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

花 在 春 教 無 不 施 如 春 在 花 果 一 乎 哉 果 二 乎 哉
或 曰 惠 迪 吉 從 逆 凶 有 是 乎 哉 噫 無 是 則 日 月 可 以
使 之 墜 江 海 可 以 使 之 枯 矣 今 日 月 在 天 江 海 固 然
有 是 乎 哉 無 是 乎 哉

昔 有 指 鹿 爲 馬 證 龜 成 鼈 者 天 下 不 平 之 今 則 指 鹿
爲 麟 證 龜 爲 龍 天 下 皆 然 之 哀 哉

夫 風 之 驅 雲 水 之 轉 石 何 無 心 而 有 力 焉 情 之 昏 性
習 之 惑 智 亦 若 莫 之 爲 而 爲 之 其 有 心 也 耶 無 心 也
耶 何 力 捍 而 莫 能 制 乎

陽 燧 取 火 方 諸 取 水 故 向 月 則 水 注 向 日 則 火 然 夫
水 之 與 火 果 生 于 日 月 乎 果 生 于 諸 燧 乎 果 生 于 盤
艾 乎 若 生 于 日 月 則 非 諸 燧 水 何 不 注 火 何 不 然 若
生 于 諸 燧 未 向 日 月 時 亦 何 不 注 不 然 耶 知 此 則 可
與 語 神 化 矣

有 形 而 最 大 者 莫 過 乎 天 地 無 形 而 最 大 者 莫 過 乎
太 虛 包 有 無 而 最 大 者 莫 過 乎 自 心 自 心 如 鏡 之
光 兩 者 光 中 之 影 也 故 見 光 者 則 影 無 留 礙 執 影 者
則 本 光 常 失 本 光 常 失 則 光 用 不 顯 光 用 不 顯 則 影
執 不 消 安 有 卽 影 見 光 者 與 之 言 自 心 之 光 乎
夫 形 者 心 之 影 影 者 形 之 影 今 有 人 于 此 圖 影 欲 真

殊不知縱真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
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
二見故也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
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
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喻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衆生見丈六金
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况其他乎

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

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
未動赤白决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旣情動四大隨感
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
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爲因赤白二交而爲緣窮
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
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
之因境生心則境爲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
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
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執有心堅事所以遂

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噫有之主尚難立況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于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

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是處若知此者長于金屋死于泥塗簾條爲棺何異驪山驪山秦槨鑿石千仞骨隣下天可謂深藏藏深允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秦槨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無生若可知爲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旣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

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成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于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焉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爲親反以不親者爲

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
心作聖人心作衆人至于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心
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身與心之
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板築而人情膠執妄結悲歡是以
譬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卽割封成好一事相
乖卽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惑于茲惟有道者知喜
可使怒怒可使喜二俱無常視同鏡像故好惡交前
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孤明圓照六塵葑蒨本妙失真是以情波
浩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并遭焚溺唯徹見自心者
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獨立必憑念彰反復推
尋當處寂滅故神珠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真而不
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
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心測度之卽一
願尙難擔荷况四十八願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
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
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
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

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
證之於理卽之於事皎如日星夫復何疑又衆生習
俗庸鄙識不高明橫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心爲
心無論貴賤賢愚榮榮辱辱順順逆逆窮神殫慮嚴
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
身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昭
廓心境使一切衆生豁清慧目獲無身之身無心之
心無身則大患永息無心則勞動頓空故曰大患莫
若於有身勞動莫先於有智也然則無身之身形充
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
廣心冥然不悟局於臭軀殼上墮於妄想夢中恬不
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果靈乎哉

達觀未見樹而夢藤莊周自知人而化蝶然藤無知
而蝶有知無知則無情有知則有識無情必無感有
識必有因無感而入夢有識而相緣一以此夢一以
彼夢夢雖無別夢源匪同惟知源者可詳夢也

夫道之在人如空在谷谷也者千呼則千應萬呼則
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爲萬物靈以惡言觸之卽勃
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
則萬喜今觸則今怒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

千應萬呼萬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
怒喜喜今今古古非有妙喜怒哀今古而喜怒哀今古不
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墨光亭常言

冥坐靜室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響卽瞥
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不復有矣是以
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
亦不可以動中求超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可也
又曰動用于一虛之中寂寥于萬化之域雖然會得
做不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夫知覺齊終當
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怖罪也特不敢
食聖人肉耳使虎狼知此寧再害物人爲最靈嗜殺
不止是人不如虎狼也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卽自破
暗能蔽明暗卽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
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
與明相睹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無生則
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驅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况其下者乎

紫栢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卽醒合眼卽夢醒夢交馳初無暫息有時卽夢推醒中之境有時卽醒推夢中之境醒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日久歲深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憨笑而

嘲紫栢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我推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圈匱汝再能奈我乎紫栢先生震怒喝曰直饒汝躲根在醒夢之表亦是夢中誇夢也于是渠不答而遁去且道渠道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斗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卽呈焉無則猶計之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毆也惟有道者能忘之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

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積也今有人于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于我我能春然受之徧習之積日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未必非人參之地也

以思爲眼見身始終

聞爲思之始思爲聞之終思爲修之始修爲思之終修爲證之始證爲修之終證爲度之始度爲證之終如環輪相轉願王無盡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豈有終哉

尚色者不知有利尚利者不知有名尚名者不知有身尚身者不知有心尚心者不知有性尚性者不知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凡而聖尚而已矣是以尚尚者可以情通可以理執惟無所尚者謂之滿覺旣滿旣覺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則藏破破則漏或漏于小或漏于外乃至漏于地獄等皆從識始

合眼卽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人境靡不現前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醒初非真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無夢無醒于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

思無境而非心夢今醒今心今境今如水洗水如金
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髻投衙誰
爲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字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
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搖撼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
以照其無本徹其無體

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
見石可堅商丘開信利而不疑害則出入于火而不
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
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
溺而不敢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
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嘻知此則能出
入于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爲椎輪舍是而修則
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于衆
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強弱識有愚智曷能槩盡之
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劫石可磨滄
海可竭况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
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盖非雷無以驚昏
蟄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蟄旣醒復能鼓之非恒而

何不恒者巫醫尚不可作能與有爲乎

莊周以爲魚之大莫過乎鯤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鯤鵬龍伯氏不異焦螟螻蟻矣又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小大生乎有待有待生于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覓無待尚不可得况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爲網窮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子將死猶貪熊蟠竟不遑食而被絨噫子父尚然况受噉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成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成瞋遇可欲境猶豫不決心則成癡故方癡時則貪瞋無地方瞋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瞋癡三者會而爲常光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易哉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憤以爲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

不復生則聖賢勞勤以爲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
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爲生累死必有生不爲死
愚所以爲善而無倦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爲
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爲善必不謬桀
紂爲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
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球子曰色卽空乎皮球子曰子喚何物爲色
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爲色則天地外
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爲色外天地則萬物復
何可得耶夫徧計者謂于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

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旣消復
計色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心
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
如水水本非兩物忽然爲水忽然爲水衆人于無常
忽然之中計水爲質礙計水爲融通計質礙者固迷
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蓋融通無性待質礙
而有號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實也非
寔也今天下宗實而失寔以離色求空爲拙卽色明
空爲巧拙拙巧巧情計橫生窩巢萬種見聞棲泊如
綿着棘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至于卽今不以超情

求入惟任情問道道變爲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爲其
母又曰情爲化母又曰情爲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
情答蓋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
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
謂情子若知此則卽色卽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
矣

皮球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
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
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
于子子生于父而疑父蓋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

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
周公文王不疑伏羲蓋不忽性則性相近也故曰凡
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于開物成務之際不生
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威儀而禮明不變通而
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爽此無他蓋率性而然也
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
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徧能周萬有者真知也妄
知外真知則如波離水也真知外妄知如水不卽波
也然知有真妄又何哉蓋知本無真妄以衆人自真

自妄耳如天機深者知妄知不離真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真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真妄情枯本知昭然于日用之間辟如春着花容不取則艷然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知充然常在以衆人心粗而不精故日用昧之耳楞嚴曰心精遺聞聞遺則所謂聲塵者皆會本妙矣故曰一切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剝去本妙之心思方始洞然哉雖然如庸常魔入其

心肺至于世智辨聰者雖于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蓮密瓣鎖蓬蓬鎖子子鎖密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既皆在握則聖聖凡凡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安能見豈惟人不見自亦難見如密知密密則不密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

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焉悲夫
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潺湲而流者孰不知其
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漂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
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嵐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
夫羞惡之心無恥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越越強
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未定操志非堅
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乘理隙一鼓而下理
君敗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予則曰上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
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爲是以予爲非非唯不得
予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嘆曰
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聲于後清言妙緒將絕
復興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于鹽車至人微識者
則沒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隕然泰山寧無
異木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爲君宅大千以爲國智
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木神珠斷不可以車載
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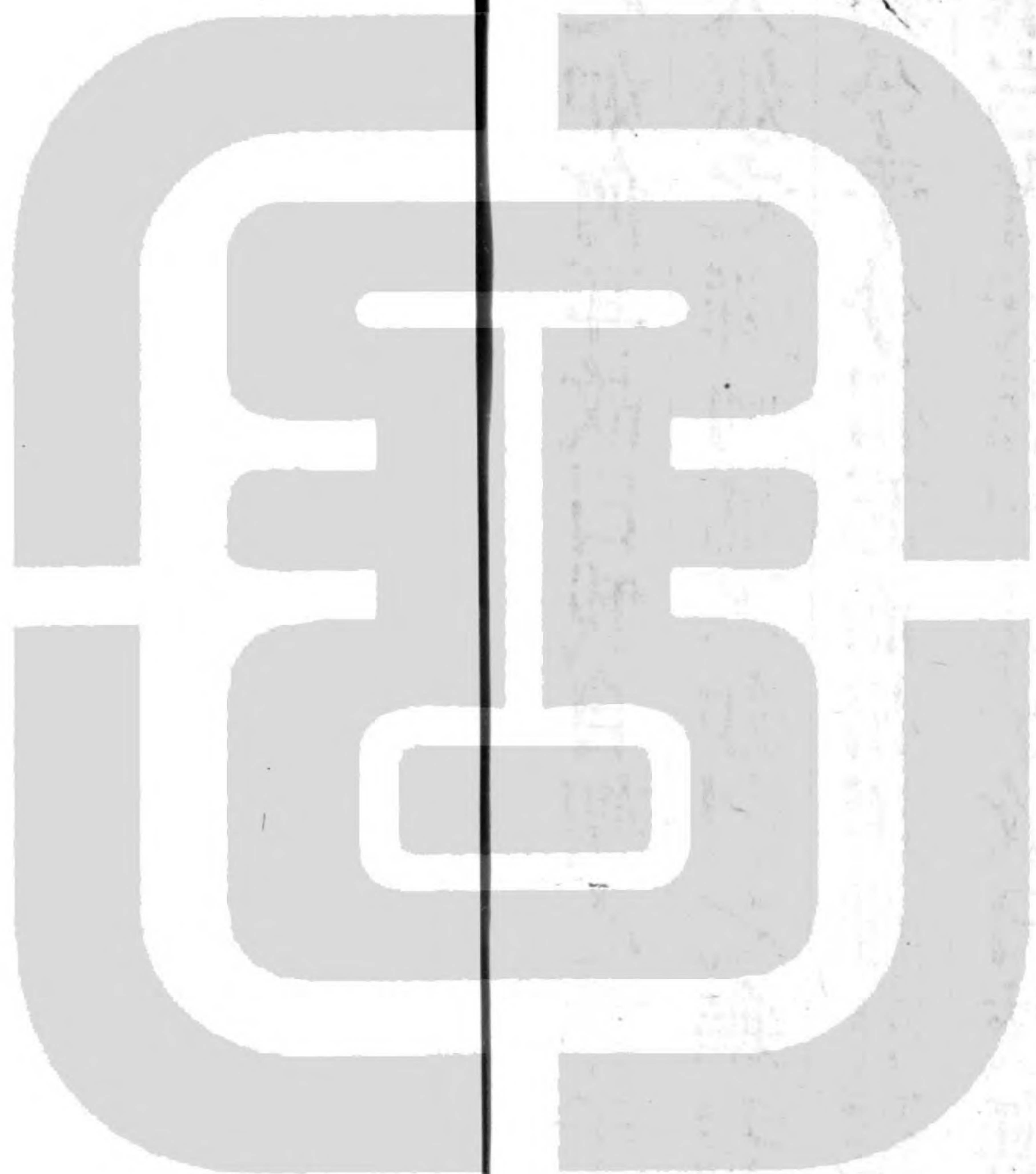
之仁耳
自心清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
欲自忘矣及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
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于寸虛之館所謂
清曠自心早埋沒矣自心理沒則萬事無主唯見可
欲者卽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刺然而弗快心
光旣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
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讐也由是觀之
青山白雲未必爲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爲喧擾顧其
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
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况
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
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
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
觸事而真體之卽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
建心求道者傷剝物制欲者狂譬之自刎而求生斃
形而逃影吾知穉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

天下方將以傷狂爲指南道烏乎明欲烏乎止



紫柏老人集
卷三



原件短缺

卷6-7

